

彖
虫

勺

編

蠡勺編卷三十三目錄

河源

黃河九曲

九河故道

滹沱河

永定河

三河

五湖

北海西海

西江

牂牁江

昆明池

三曲江

五西湖

巴江以字名

潁江以字名

神仙島

五溪

潭溪

硯阮

硯洲

蘇子綱卷三十三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河源

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也其言得之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出玉據古圖經遂名河所出爲崑崙耳按元史地理志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勿可逼視方七八十里登高下瞰粲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者譯

言星宿也今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河源也按滿洲七十一號椿園著西域聞見錄又云星宿海在賀卜諾爾之地自闢展西至和闐四五百里之南自和闐至後藏四五百里之東周迴萬里皆星宿海也渺無人煙間有道途非絕壁卽泥淖直峯橫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不可以千萬計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賀卜諾爾爲黃河極大之湖潞洄渟滙旋轉而伏其東北皆峻嶺凡數百里始見黃水一綫自山下涌出東北流入中國是爲黃河其言與上諸說異而地名亦復不同也姑錄之以俟世之更能窮其境者

黃河九曲

河圖絳象云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關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千里東至碓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岷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

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一一皆合見丹鉛錄

九河故道

陸清獻讀南皮縣志謂志云九河多在境內或錯呼者有之非全無蹟而妄借虛名也酈道元及宋儒皆謂已淪於海恐非確論夫西南之邢臺卽大陸東北之靜海有逆河而此方支分派別渠岸顯然謂非九河之故道不可奈何舍有蹟而談無蹟又云徒駭在縣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南覆陂在東南胡蘇在西城下節潔在城西鉤盤在西北鬲津在東南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在東南五十里外岸高丈餘中閘里許境內迴環三十餘里又曰毛河卽覆陂王莽河卽馬頰銀鉤河卽鉤盤其言鑿鑿蓋亦土

人相傳之說似乎可信惜修志者不細考其上下流之在鄰封又不載前人之議論以爲據可慨也然以漢書溝洫志許商之議漢河隄尉許商言九河故道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南律在南縣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南縣之北及鄭康成孔穎達詩允猶翕河盤在東光之南南縣之北及鄭康成孔穎達詩允猶翕河註疏考之其蹟正當在此許商鄭康成先於酈道元其言可據也

滹沱河

清獻公滹沱河辨云漢書地理志以滹沱爲禹貢九河之徒駭蔡九峯謂滹沱不與古河相涉而取酈氏程氏之說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深州志載嘉靖時深州知州山陰錢樞云班固以滹沱爲徒駭未必無據禹時黃河北流西

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滹沱正在大陸北不得謂與古河不相涉九河卽恆山以東諸水逆河卽易水逆與易音相近呼稍訛耳黃河自南而北易自北而南故曰逆河相合東行趨入直沽故曰同爲逆河入于海蓋直以今保定真定諸水爲九河逆河皆天作之川禹特疏而合之而非分河之謂也又謂漢唐諸儒以九河在滄州南皮東光間者皆非滄州南皮東光皆在大陸正東且濱海矣又何藉於分播耶大陸北播經有明文滹沱爲北播之始易水爲北播之終其說似是但如此則禹貢九河旣道之文應在冀州不當在兖州矣先儒求之東光南皮之間又求之碣石之海而謂滹沱與古河不相涉豈無謂哉洪荒

之事本難臆斷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永定河

輿地記唐立銀州

集韻陝西白狄地北周立銀州

東北有無定河卽圖水

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更是名唐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皆指此康熙三十七年以渾河泛濫因改河道于固安縣北

直隸順天府地

直達湖淀

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修理告成

賜名永定河

盡反銀州圖水意也

三河

宋吳氏曾曰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堯都河東南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

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

自註漢蒲阪縣

本朝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爲

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

自註漢野王縣

本朝隸河北西路爲懷州

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縣爲理所

自註古郊鄆地

本

朝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州與唐屏翰

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

小學紺珠以黃河析支河隄中河爲三河

五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水經注五湖謂長塘湖射貴

湖太湖上湖滬湖也又曰太湖一名五湖亦曰具區亦曰

震澤亦曰笠澤湖周三萬六千頃環三州境張勃吳錄曰

五湖卽太湖以周廣五百里故名然虞仲翔謂太湖東通

長洲淞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太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謂太湖上稟咸淡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而湖中亦自有五湖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吳人總謂之五湖范蠡乘舟入五湖卽太湖也歸氏震川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卽今之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故曰五湖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世俗或以洞庭彭蠡青草雲夢巴邱當之誤矣

北海西海

新安江氏羣經補義曰中國不見北海西海而經書動稱

四海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解之終有未安既謂之海當有其水豈可以四裔所處當之直沽外之

勃海猶是九河下之口河而稱爲北海者假借也

北海冬夏常冰

去中國甚遠中國不見北海左傳君處北海孟子伯夷居北海之濱挾太山以超北海皆謂今天津永平之間東海之水決入汪洋似海地勢近北非眞北海北海可假借則青海亦可借作西海

以充四海之數矣蓋西海之地歷代爲戎羌渾蕃所居雖漢唐之盛亦未嘗爲郡縣惟王莽時誘羌人獻地設西海郡立五縣不久卽廢後有立西海郡者遙取西海爲名而非其地隋之西海郡惟居延一縣居延實不在西海也然則青海亦可謂極邊西戎所處舉此爲西界以合三方之海亦可謂四海之內矣否則無其海而稱四海不有類於

李張乎

祀北海

池北偶談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
請釐正祀典其畧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
卽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卽今懷慶府也明亦
望祭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
州二祀近海誠爲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
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
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卽出國門而
望北一祭亦權宜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
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蒞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

山在奉天府屬今爲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況
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綿邈 皇上聲敎四訖
幅員之大亘古未有長白山井烏龍鴨綠諸江亦盡朝
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
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題請改祭北嶽於渾源
州祈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得
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邱濬言京師東北乃
古碣石滄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濬所云碣石
今在永平府但我 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
入北海今北海之祭應改混同江邊望祭得 旨允行

西江

西江有三其一爲灘一爲左一爲右右江至潯滙左爲一而右江之名隱左江至梧滙灘爲一而左江之名亦隱故惟曰西江是西江在西粵爲三在東粵爲一一名鬱水亦曰牂牁江昔人謂其源遠委長經流四省可爲一大瀆岫嶠碑有南瀆衍亨之語因名之曰南瀆蓋東粵江之大者無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洋牂牁者黔中兩山西江以牂牁之山爲始以厓門之口爲終然則牂牁亦西之岷山也按牂牁江卽今巴盤江黔之水惟此爲大盤填阿述羅雄徑廣西泗城田州乃至東粵自廣南以上皆崎嶇不通舟楫其趨海之道又苦爲羚羊峽所束咽靈雨時至則狂波獸立往往淹沒田廬開故老言馬伏波平

定貳側築隄於其國使交水不爲粵患自是交人恆虞泛濫賄粵吏去石一版遂以我爲壑考水經注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蓋以防交水之患也文淵此舉與史祿皆有功於粵粵之上游如涯如滴如橫浦如牂牁皆湍急多石其可舟行者或皆史祿所鑿不止靈渠自史祿鑿靈渠而兩伏波賴之以下樓船唐蒙所以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者亦以祿嘗開闢此道云

牂牁江

是庭稗珠錄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牂船於岸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牂船處名其地爲牂牁黔書謂夜郎今之桐梓且蘭今之遵義則牂牁江今之烏江自遵義過湄潭雍

安入思南城之巴江其地有牂牁城舊址以辨牂牁不通

番禺其說似矣而不知非也水經注莊蹻泝沅伐夜郎逕

牂牁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牁而漢武開夜郎立初郡今思

南平越遵義鎮遠黎平靖州都勻皆牂牁舊履而時伐南

越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同番禺古番禺城去廣州城南五十里漢建安交州移

治於此吳分交州爲廣州亦治於此今之沙灣紫泥港是也然唐蒙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而浦則爲今之石門

其去廣州城西北三十里而於沙灣紫泥港又幾八十里也蓋江以郡名卽今之盤江

是也盤江有二源一出雲南之曲靖名右江一出貴州之

都勻名左江俱經廣西至鬱林州合至封川入廣東界東

赴番禺入於海人知都勻之河爲盤江之源而不知古州

三卻屯乃盤江之源也卻當爲郎形之誤也屯當爲豚音

之訛也漢時女子浣於豚水三節大竹流入足間破之得男遂雄濮氏竹爲姓唐蒙開牂牁斬竹王夷獠咸怨帝立其三子爲侯死配父廟今楊老黃絲驛尙有竹二郎竹三郎祠而金竹貴竹以命厥司由是以推則三卻屯古三郎之豚水也今自黔入粵者由三卻屯發權二旬內外可到廣東此其證矣夜郎自王不知漢大其封域周楚蜀黔三州之境北且至於施南乃以桐梓一縣當之而烏江之水入於四川歸於蜀江與沅江源流隔絕亦非莊躋入滇之道矣

昆明池

全謝山曰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昆明爲今

雲南之大理府滇爲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蹻之後世爲國
王卽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爲滇徼外之蠻
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於是發使滇國
滇王爲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
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
戰迨兩越既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
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
未附通鑑唐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卽昆明也時
有西彌河蠻東彌河蠻通名昆彌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
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
象之於長安則今雲南府之滇池亘古未有移也昆明尙

在其西南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
卽以昆明名誤矣且滇王未嘗得罪漢無故而欲伐之無
是理也漢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
而戰於滇必不可信之說也及讀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
彌川漢武帝象其形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彌
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無疑焉蓋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
險厄爲迤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卽古葉榆水之北出
者自浪穹縣罷谷山匯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
水經注謂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蠻
渡西洱河破三十餘部韋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
千里梁建方破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懼請

陳子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西洱是洱河者大
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摹
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不
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然昔
人有事於南中未有以爲戰地者況武帝之所欲討者非
滇耶又唐僑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
請鑿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天竺卽古之身毒伯英之
言猶是漢人自昆明通道之故智則洱河之爲昆明無可
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惟昆明則
昆明之險可知也高宗時唐九徵擊吐蕃於姚耆建鐵柱
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蓋襲史漢之譌九

徵戰勝於大理不應建柱於千里而遙之滇池獨怪自遷
固以來其訛相襲雖有通典之言莫據之以正舊史元段
世之答梁王曰若欲修好當待昆明池作西洱河抑知西
洱河之本爲昆明池也又子瞻謂南詔有西洱河卽牂牁
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思以爲昆明轉而爲昆瀾昆瀾分
而爲東西瀾瀾又轉而爲洱此語音之迭更非象形也以
爲牂牁則更非矣宋人自大渡畫界不知天南事跡之詳
故耳

三曲江

能改齋漫錄曰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
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

云曲江墮州卽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句今胥山在蘇州

五西湖

粵劍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爲西湖東以城爲儲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爲衛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會買此湖爲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隄障水人號曰蘇隄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隄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又燕京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許卽玉泉龍泉所瀦環湖十里荷蒲菱芡

與沙禽水鳥出沒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趙恆夫謂昔人
贈坡公詩我公到處有西湖指杭州潁州惠州也而此獨
不傳豈非未得其人哉見寄園寄所寄是四西湖又粵西
西湖在桂林府西郭淳熙戊戌廖重能詹體仁張敬夫泛
舟西湖北鵬洞吾邑張南山司馬桂游日記謂宋時隱山
六洞在西湖上風景之佳遊蹤之盛擬諸杭之西湖是則
五西湖矣

巴江以字名

吳虎臣曰宋之問送道士使蜀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
形連李遠送人人蜀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作字流然則
巴州因水得名矣按杜佑通典陝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

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耶然三巴記謂閬苑白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名考唐人有巴字江賦乃知山形似巴者非也

贛江以字名

唐韻贛縣名章貢二水合流因其處立縣因以爲名在南康郡王文簡十八灘記贛縣城北貢水自閩汀州東來章水自南安西來會之是爲贛江書大傳曰州靡髡髡郭璞曰裊羊也海內經謂之贛今南康有贛水以有此物得名俗曰山都此說殊妄不足信

神仙島

澄海姚天健行軒神仙島詩引云近我郡有海船風飄至

仙臺國之神仙島詢屬日本地方離三千餘里東去弱水
不遠島中人俱祠徐福爲始祖皆當時所攜童男女後裔
相傳不計世代從未有中夏人至其地俗通漢書尤工秦
篆善歌詠尤喜讀韓文臨行自國王及羣臣皆有詩詞贈
送大意咸仰中華文化遠被之盛按外國記云周詳泛海
落綜見一嶼上有三千餘家傳是童男女之後俗似吳人
所記與此畧同又行軒東漂曲引云乙亥季冬姪舉先從
姪業先輩由上海航海回籍遭巨風越十五晝夜漂至薩
摩國之寶島詢其地爲日本所屬西離日本二千餘里東
離仙臺一千餘里去弱水不遠島中民居僅百餘家爲姪
等結茅以居供給備至閱半載至丙子六月護送至薩摩

國由日本歷兩月到長崎

自註即東洋地

附銅商船回浙江此亦

與神仙島事畧同以是知徐福非方外者流蓋隱君子託求仙以避秦者也世誤傳日本爲徐福後不知神仙島乃其正派也

五谿

五谿之名各書不同而以雄谿楠谿無谿曾谿辰谿爲是沅水出且蘭爲旁溝東行二千餘里入洞庭所匯諸谿峒之水甚衆而惟此五谿爲大故以名之五谿之入沅也無水最居上流字或作濞作澠故今鎮遠稱澠水次則楠谿其上流則柱水水經注所謂沅水東合柱水水導源柱谿是也柱谿卽今天柱縣其志云楠水東流界在楚黔之交

不詳楠水之源別稱西江源於鬼括寨腳下合北江北江
源於新溪下合清水江清水江源於黔屬苗界不知幾千
里由岔處至托口合渠水至黔陽縣入沅若然則清水江
卽楠谿也地理今釋以清水江爲沅水之源殊爲謬誤夫
沅江踞黔陽之上已漚無谿能谿龍谿諸水流漸巨矣而
清水江始從黔陽人之不得以爲沅水之經流故斷以此
江爲楠水無疑自是而下爲會同之洪江則雄谿之所入
也志稱其名凡九曰朗一作郎曰灘曰雄曰辰曰龍曰敘
曰桂曰武曰酉而雄爲眾水之會若如所云則朗灘入水
俱會於雄此尤非也但沅水至此而大故湘湖大鵬可以
至此而此上則難行矣自是而辰谿源出三山谷其入沅

虞山之辰谿口又東爲酉谿今辰州城西之水是也水經注云酉水導源故武陵之沅縣酉源山東流逕無陽遷陵酉陽故縣又東逕沅陵入沅

澧溪

潭溪源從鬱水下石門至沈香浦分流而東其一遶鳳皇岡逕嶺嶺凡三里達海口一逕而北十餘里由蜺江轉環窖合白沙湖諸水出石井橋逕唐公水趨海口匯而成潭以南達珠江今小汊支流蹟多淤澱若瑣屑而不足科然昔投九節蒲於甘溪後得諸靈洲投盃九眼井乃自石門出以是知其舊悉海渚也獨念番禺爲治最古而北郭大姓多始宋元無五季以上者所在墳墓亦然蓋

南漢僭偽時所立苑囿不可悉數在城西者有華林園在
 城北者有芳華園芳春園而郡志言昌華苑在荔枝灣廣
 四十里袤五十里以道里計之吾鄉當在域內想其時棄田廬毀閭巷
 以自養者曾莫知其所屆宜乎三唐氏族不少概見也又
 劉氏興亡錄云開寶四年正月辛未偽少主迎六軍於城
 北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雖苑
 囿亦化為荆棘坵墟蹊蹺狐兔之藪矣負郭百里豈復覩
 有甯宇耶然潭溪自吾宗聚族以前已歷譚氏舊名譚溪
樞鳴公淳熙廢鐘歌序里門鄉約亭又立於淳熙二年則鄉之始其
 在南宋乎

硯坑

羚羊峽距肇慶城東三十里硯坑凡十有一在北岸曰阿

婆坑曰白婆墳

石質黯色不鮮

曰梅花坑

在峽外

其南岸則巖仔

坑

其石質叩之冷然入磨能滑

新坑

石細潤而微青

朝天巖

石堅不滑

古塔巖

石比

巖無火燎文蕉葉白

屏風背

在古塔後石如暴肝

宣德巖

在屏風下

老坑

在巖仔坑之東

飛鼠巖

今粵中所貴者老坑所賤者新坑餘坑不

聞稱之也

石以水巖為上見什垵說視今不可得故弗及

吳石華曰端石高下在

水巖山巖之別大地之氣凝者為石融者為水端州之質

則石也而性水也山巖者石之性九而水之性一水巖者

石之性七而水之性三是以材殊也然則水巖之石大西

洞獨美何也曰泉脉之所注也石堅而性腴泉清而性潤

二者必相孚也相孚者性情俱化如忘其為石也老坑最

深曰大西洞以二百餘人汲水晝夜易之三月而後涸其
泉脉可知矣

硯洲

墨硯洲在羚羊峽下宋包孝肅摘硯處檀默齋曰孝肅去
郡口載一硯猶棄之於江初疑其制行太過而公卒棄之
者亦亦有激而出於是與宋英宗治平四年遣魏太監重
州海花坑開鑿中空崩閉數百人太監死焉明萬曆二十
八年范太監李鳳開水坑卽今所謂老坑也石工入之者
必殫其身盤盛稀膏然火腰錐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
不測稍一縱步卽墮其中流開坑必先引水彌月石未見
面已費千金疲民力傷地脉以應悉索之供或以充包苴

卒牘之用其辱此石也甚矣孝肅所以激而棄之也與不然張承吉祐自海解職載羅浮石筍未聞以此玷其清操也

蘇句編卷三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四目錄

黃金臺

普救寺

宏教寺

羅永庵

五華山故宮

拽梯郎君祠

繡鎧臺

根青閣

黃帝陵

商均冢

禹穴

湯墓

澹臺墓

齊四王冢

漢高祖祖墓

霸陵

呂冢

鍾山壙銘

南漢康陵

宋永福陵

明十二陵

明景帝陵

婁妃墓

五妃墓

王壓墳

姜貞毅衣冠冢

蠡勺編卷三十四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黃金臺

齊東野語曰王文公詩功謝蕭規斯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然史記止言爲隗政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太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埽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埽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

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
用者甚多不特本于太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
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
王故城中人呼賢士臺亦稱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
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
黃金字宋鮑昭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
黃金之名始見于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
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
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
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後見水經註謂固安
縣有黃金臺者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

之南陲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如此也

普救寺

池北偶談曰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墁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憤蒲民固守曰城開曰當盡誅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旣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二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宏教寺

都城西山宏教寺傳是正德間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欄

過澗壘石爲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帝三
王像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像別一
石龕以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虞千戚錢鏐弁裳之
屬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甲四十五數
如洛書東堂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
千人朱竹垞曰按元史泰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
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宏教寺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
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
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無分別疑寺卽宣文宏
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

羅永庵

白雲山在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帝遯跡之所上有羅永庵金璫記云帝之遯蹤無定未有甯居至中間之結廬則以滇之鶴慶浪穹始以黔之金筑終其初入黔也瘴雨蠻烟深林密箐帝惟望白雲而行先登唐帽山覺撼動不能居次至列生天臺亦不堪卓錫遙見白雲起于東南跡之至羅永寨其白雲籠罩處一山巍然方廣百畝俯瞰萬山拱若禁衛喜曰吾托足處也結茆名羅永庵二三伴侶蕭然于中虎豹不侵苗獠不近時聽梵音閒聞吟咏忽去忽來莫定蹤跡其閣楞嚴四律及錫杖一絕顧甯人謂羅永庵之詩爲僞作皆題于此庵者後金筑安撫司金鏞爲建廟蠲田招僧肖像而祀焉廟之遺跡簷下有井深不二尺四季澄清晚取

始得因名跪井廟門雙杉大三十圍傳帝手植餘如望天
碕帝每登此以望神京棋盤山以會仙侶白驪死此墳冢
巍然高平檀默齋曰明初金筑安撫司只稱名如密定保
珠得琫得珠皆名也至金鏞始氏金子孫承之金珣卽鏞
之後也鏞以正統初承襲則帝之隱此暨入都皆所目擊
其立廟置田確有名目鑿鑿可據如此而竹垞諸公必欲
謂帝崩于火何哉按永樂初嘗遣內監鄭永和出海訪建
文蹤跡永和以重利誘諸番故三年以後相率來朝如建
文帝果闔宮自焚文帝何必有內監之遺然則致身錄從
亡隨筆諸書縱不足信而實錄皆脩于永樂之後又可信
其必無曲筆乎

建文帝無出亡事已見卷十五纂字定燕王之罪及遜國條而默齋又指陳鑿鑿如

此故兩錄
之以存疑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厯故宮在其上順治乙未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厯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于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杭 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見鈕玉樵粵觚

卷之二十一
拽梯郎君祠

顧氏炎武曰予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東方兵
之人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
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
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爲敵昇雲梯至城下登者數
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餽礮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
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
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
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叙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
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
請旨封爲拽梯郎君而爲之立祠焉

繡鎧臺

遵義有繡鎧臺乃秦良玉治兵遺蹟良玉從夫馬千乘會

師征播

萬歷中平播置遵義平越二府

時正少年神姿明秀慷慨知書恂

恂儒雅有神力工左右射每戰先鋒陷陣所向披靡故播之奏功書伐宜最嘗誓眾此臺侍女數千百人繡鎧弓刀鮮明奪目以此進退號令嚴明莫敢仰視人因呼爲繡甲軍臺之得名亦以此也其始出已能如此厥後馳驅王命以靖妖氛久在兵中未嘗敗衄迄至分兵斷境握節以終雖烈丈夫何以過此乃出之谿峒女子奇哉

根青閣

楚庭稗珠錄吳江鈕玉樵琇令高明簿書之暇不廢筆墨

其觚賸一書則成于此時也故其序有鵬鵠啼處朱旗錦
石之鄉蝴蝶飛時丹竈羽衣之洞及宮逢鬪穀得虎說于
荒江語習嫩隅成魚吟于蠻府之句時康熙庚辰三月之
望也方是時潘稼堂尙棉村先後俱來玉樵館之根青閣
根青閣者以踞青玉山之根而名卽今之大士閣是也爲
字三間面南開敞城郭山水盡列几前最爲佳勝文人仙
吏迭相唱酬想見一時盛事後有俗令楊某更其題署假
供慈雲天下韻事
敗于此輩事遂湮沒至於今無人知所謂根青閣
者故特表而出之

黃帝陵

朱竹垞曰史記黃帝崩葬橋山皇極謂在上郡地理志謂

是上郡同隰縣括地志謂在甯州羅州縣今平谷有黃帝陵人多疑流傳之誤然帝既都涿鹿則葬于此理亦有之抑衣冠之葬或者非一處也徐健庵曰軒轅陵在橋山載紀所同特橋山匪一上郡媯州皆有之漢武帝元封元年帝北巡朔方祭黃帝冢此上郡之橋山也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六月丁卯南次石亭幸上谷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遂至廣甯泰常七年九月幸渾南遂如廣甯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太武帝神䴥元年八月東幸廣甯以太牢祭黃帝此媯州之橋山也郭景純註山經云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經往往複見蓋聖人久于其位仁化廣及至于殂亡四海無思不哀故絕域

殊方各自立位而祭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景純之論可謂善言古者矣後之讀史者偏執成見以史記爲是必以魏書爲非然黃帝旣都涿鹿安在媯州之不可營葬也乎

商均冢

傳莫庵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鳴條河南安邑地今安邑有鳴條陌帝紀河中又有舜冢是已自竹書紀郡國志有舜葬蒼梧之言漢儒遂以爲信至鄭康成欲改鳴條爲南夷以實其說亦荒唐甚矣大荒南經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帝子叔均之所葬也九疑山記亦云商均窆其陰叔均卽商均也是舜陵實在安邑而蒼梧爲商均之冢無疑路

史辨之甚晰

禹穴

圖經言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取石爲窆故今禹廟
東南小阜有石崇五尺覆之以亭云禹穴窆石也石初無
字漢順帝永建元年五月始題字刻之此王厚之復齋碑
錄定以爲漢刻不誣者矣而楊用修乃謂司馬子長自序
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游萬里之目上會稽總
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
會稽耳蓋蜀之石泉禹生之地乃禹穴也按子長自言年
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下郢接以闕九疑浮于沅
湘皆南游之所至然後言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過梁楚以

歸追既仕爲郎中乃奉使西征巴蜀豈有于上會稽而下

一路皆南游景況而獨綴一語以言巴蜀者乎且永建之

去子長止百餘年耳時已刻字于石記禹穴不可謂後人

不知其解者爲之也大抵禹穴爲禹發石得金簡玉字之

跡出于黃帝中經其真僞不可知而要其崩于會稽葬于

會稽固理之可信者

吳越春秋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居于秦餘

春秋祀禹墓于會稽劉更生諫起昌陵諒亦言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何待二千餘年之後至

巡撫儀封劉遠夫脩蜀志搜訪古碑

碑小篆書字方二尺許升庵外集謂得之

安宜喬氏之宦于蜀者彼言又有正書二字大幾如屋以

艱于捐彼家止一本不肯與人碑無題署不知孰爲太白

青升庵亦未明言也淮陰吳玉搢然後禹穴始著于世耶

謂其書法不佳斷非爲古刻云然則石泉之禹穴正作僞者藉石徂爲禹生地遂欲并爭

其勝焉耳乃反指會稽之禹穴爲誤不亦可笑也哉

湯墓

湯墓晉杜預謂在薄城中魏王泰謂在偃師縣東皆非確據也漢劉向告成帝時尙云殷湯無葬處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始得之于汾陰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也宋太祖乾德四年著爲祀典迄今遵之

澹臺墓

洪州東湖總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魯澹臺子羽之墓吳虎臣曰余按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

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
洪州之墓恐失于稽考也

齊四王冢

顧甯人曰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
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水經註曰水南山下有四
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予考
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于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
湣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
王殺死于莒齊之七十餘城皆已爲燕田氏之絕而無主
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
迎王子于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

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于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于威
宣二王之舊吾以是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
之爲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考地理志周厲王墓在霍
州東北王流于彘卒且葬焉宣王卽位而未之能復也詩
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王刺宣
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晉王不稱莒也此襄王之孝也

漢高祖祖墓

大雲山房雜記曰甯都民多立祠祀漢高祖州志言州北
八十里爲漢高祖祖墓故祀之此言鄙野無故實地志之
謬多此類也漢書高祖紀贊曰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
秦晉梁荆之巫註范氏世祀于晉故有晉巫范會支庶爾

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徙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
豐屬荆故有荆巫是漢之先世自晉而秦而梁而豐較然
可數于甯都不相涉贊又曰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曰淺
墳墓在豐鮮焉是豐公葬豐也太上皇葬櫟陽昭靈夫人
葬小黃豐公以前當葬梁甯都無高祖祖墓可斷已惟五
代漢劉知遠號高祖南漢劉龔亦號高祖十國春秋載劉
龔之祖自上蔡徙閩或甯都爲道所經有旅葬者未可知
與

霸陵

王氏懋曰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
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

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
帝矣觀晉史索琳傳不能無疑也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
多獲珍寶晉帝問索琳曰漢陵中物何多耶琳對以漢天
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
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
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金
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自索琳傳至此見敬齋古今註僕觀此說以謂
武帝固應如是多藏已見于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
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
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爲飾
炳然載諸史冊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

景帝有違治命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節儉而無隙竄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腳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甌者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沈白等所言則霸陵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紛如此

呂冢

朱竹垞曰半邈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吳孱陵蒙冢也考吳

志蒙卒于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宏之荊州記云長沙
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惻惻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卽蒙體
體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昇妻呂
榮不辱于賊爲所殺糜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號義
婦堰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爾

鍾山壙銘

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
書言水旬服黃鍾啟靈址瘞在三上庚隨遇七中已六千
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
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唐開元中
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鞏縣尉郭欽說欽說出

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曰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

南漢康陵

新城王文簡書劉漢冢碑後崇正九年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地奮而成穴耕者某投以石空空有

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忘恙乃發之金人如翁仲

者數枚各重十五六斤有二金像冕而坐者并翟如后妃

者各重五六十斤

朱竹垞述陳元孝語謂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筭而坐者殆馬后也

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人以白金鑄者地皆金蠶珠貝旁一鏡光燭穴

中有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

甚眾耕者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

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丈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偽漢劉

龔冢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

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五年

竹垞集作元年

五

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

末云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尙書右丞賜紫金魚袋

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
甘泉宮未幾殂通鑒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
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
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啟光天乃龔子玠年號玠
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卽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
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
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
巖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
應初名也楚庭稗珠曰皇華紀聞碑文撰人作盧應初按
志番閩志俱遂疑南漢諸臣有盧膺而無應初耳要亦字
作盧應勳之誤也古人表奏必署名而此碑但署姓豈僭僞之亂制

耶據此則讀盧字爲句應勅撰又爲句矣

宋永福陵

行朝錄祥興元年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曰永福潘

棣元廣州鄉賢傳

見馬南寶傳

帝舟次于化州之界病大作四

月帝崩于碙州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還殯于香山馬南寶家僞爲梓宮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

明十二陵

明惟太祖孝陵在鳳陽自荆塗淮濠之間發祥其脈綿亘由南而北山勢盤迴如鳳展翼故曰鳳陽誠東南最勝一代本根之地也餘自成祖長陵以下十二陵皆在昌平州屈華夫自代北入京記曰太行結脈之處百里至昌平州

西北六里至長陵中路碑亭有仁宗御製成祖神功聖德碑陵在天壽山中峯之下直當正脈門曰祔恩凡五空享殿亦曰祔恩凡九間他陵則五殿前後門三道其後爲隧隧上爲明樓有碑以金書曰大明太宗文皇帝之陵上二字篆書下七字隸書明樓後有寶城梓宮藏其下皆一帝一后合葬如鳳陽孝陵制凡十二陵皆然階墀欄楯華表皆白石甬道有屏風則以黃琉璃爲之長陵之右天壽山西峯之下爲仁宗獻陵左天壽山東峯之下爲宣宗景陵皆制度狹樸僅及長陵五之一

顧亭林曰十二陵制度藏陵最樸景陵次之蓋仁宗

遺詔山陵務從儉約也

最壯麗者世宗永陵在長陵東南三里名十

八道嶺亦名陽翠嶺其殿十一間純以錦石鋪之距昭陵

北一里名大峪山爲神宗定陵全燬于賊距長陵西南四里名文峪山爲穆宗昭陵距泰陵西南二里名金嶺山爲武宗康陵明樓皆爲賊所焚英宗裕陵在石門山距獻陵西三里憲宗茂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十二陵惟茂陵獨完他陵或僅存御榻茂陵則簀簾之屬猶有存者孝宗泰陵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北二里殿上止存御座案榻及承塵五色花板餘具服殿宰牲亭焚帛爐之屬或完或不完一望琉璃碎瓦金光滿地目爲之眩光宗慶陵在天壽山西峯之右距獻陵西北一里熹宗德陵在檀子峪距永陵東北一里定陵西北爲宮人葬地名西井其東井在德陵之東南蓋井者內人斜也葬時不隧道而直下故謂之井諸陵皆有

神宮監以司灑埽一二老太監猶存歲收御園花紅蘋果以獻又昌平山水記先是世宗孝潔陳皇后初葬曰悼陵世宗崩遷祔永陵其封兆猶稱悼陵悼陵之東距西山口一里爲鹿馬山有懷宗田貴妃墓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懷宗及周皇后梓宮至昌平州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移田妃于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椁爲帝椁斬蓬蒿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前後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其規制曾不及東西井之閼深也此則不與十二陵之內者

明景帝陵

成化時荆門州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

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甌亂何由平
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甯謐厥功不小其後御史楊
守隨亦言郕王有功社稷然當上皇復辟石亨徐有貞輩
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以太后制廢之仍爲郕王未幾
薨諡曰戾毀其所營壽陵而葬金山與妖殤諸王公主墳
塋相屬至憲宗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始改諡戾王爲恭仁
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故亭林昌平山水記言景
帝及皇后汪氏之葬不在十二陵內別在金山門三道三
重殿五間門內有碑亭碑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
世宗神宗皆嘗謁焉

婁妃墓

鉛山蔣心餘曰前明甯庶人婁妃沉江後南昌人私葬之
二百年來無有志者乾隆辛未蔡書存先生述朱赤谷老
人言婁妃有墓在南昌城外隆興觀側今廢矣碑跌尙存
惜無能復之者予乃告青原方伯遣吏訪得其處遂立碑
表識之越三日有鍾某來謁方伯曰某本上饒婁氏裔妃
卽某先世祖姑也因避逆藩旣易姓鍾旋徙居隔江沙井
明末宗室子弟鬻妃墓地爲郡守陳公建生祠守憫焉索
地券益官牒一紙給某家世守之戒勿更售鼎革時冢漸
傾廢後建上饒新建兩酒倉以有妃墓故虛其間數丈今
市兒各構屋賃之耳乃探懷中牒以獻則朱墨符篆居然
前代物也予時撰南昌志以地屬新建故祠墓篇例不得

載乃紀其事參雜志中見忠雅堂集

五妃墓

五妃墓在臺灣縣之仁和里故明甯靖王術桂之姬袁氏
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墓也明亡甯靖挈眷依僞鄭以居康熙
癸亥施襄壯琅克澎湖王語諸姬曰我死期至矣皆對
曰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同縊堂上越日甯靖死乾隆十
一年方司馬邦基立穹碑南門外曰五妃墓道并刻詩其
下其最佳者張侍御曄詩云瘞玉埋香骨未塵五妃青塚
草長春雲寒孤島魂相聚直抵田橫五百人見六黃門臺
海采風圖考

王壓墳

順治庚寅耿尙兩王兵過清湖村民誤以爲寇礮斃一卒
十二月廣州城破明年王借點煙戶冊爲名誘村民入祖
祠盡屠之死者四百餘人族人收其遺骸于村西紅泥塹
鑿大穴同瘞之號王壓墳每于三月初八日各陳酒饌燒
紙錢私祭名曰大難忌余門人龍之虬清湖道中詩曰紅
泥塹草綠茫茫八尺高墳夕照荒鄉例年年逢祖忌禁人
私說兩藩王見吾邑黃匯仁鄉曲雜記

姜貞毅衣冠冢

萊陽姜如農塚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崇正末
爲給事中建言謫戍宣城衛鼎革後遂卜居吳郡不歸鄉
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謂故君未賜環不敢首邱張杞

閔貞作祠記書其事南北名士多歌詠之旣而遷其夫人之塋合葬于宣而葬給事之衣冠于父母墓左新城王司寇曰非禮也夫給事身值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歲一歸省墓猶可也死不首邱又不歸骨先塋顧遠葬成所此則矯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而不已者也至遷其夫人遠祔江南而以已衣冠代歸葬此尤非也已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于地下乃并其婦已葬之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于君臣之義厚而于父母之恩薄也予讀思穎詩每致憾于歐陽永叔茲給事之葬亦未敢附會以爲然聊書以質諸知禮者

蠡勺編卷三十四

譚瑩玉生覆校